



清浅的快乐

以塞亚·柏林,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。他活了97岁才十分不情愿地离开这个世界。有人曾问过柏林:“你为什么可以活得如此安详愉快?”柏林回答道:“我的愉快来自浅薄,人们不晓得我总是生活在表层。”这是个极富智慧的答案,这个“用嘴巴思考”的哲学家,总是生活在别人的精彩里,却活得如此从容!

我喜欢柏林俯下身子说这句话时的自得和狡黠。他的“生活在表层”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深刻,是“一览众山小”后的返璞归真,是历经风雨后的一种平淡祥和。

想起了“清浅”一词。“清”是心底无私,安之若素。“浅”是心无城府,素面

朝天。为人处世,虽也讲究变通之道,但老于江湖者,手段多,屈伸之间自有韬略,旁人在佩服的同时,也会避而远之。性情中人,直来直去,敢一吐心言,也许得不到他人的敬佩,却能赢得敬爱。这是一种轻松的生活和愉悦的人生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个“笨笨的”丫环叫麝月,袭人生病,其他丫环都出去玩,只有麝月留下来悉心照顾宝玉。晴雯撞见宝玉为麝月篦头时冷嘲热讽,她也不争不恼,只是笑笑。她懂事、宽容,守着自己丫头的身份,不奢望,不争宠,不多言。她活得清浅,也就多了一份快乐。最后结局也比其他丫环都好。

“有池清浅方储水。”

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普通的“麝月”,他们安分守常,善心对人,真诚做事,平凡无心机,过着简单而庸常的日子,享受着简单的幸福。也许放在人堆里都找不见,但是不被期望反而活得更快乐。

鲁迅在《忆刘半农君》中这样写道:“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,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,大书道:‘内皆武器,来者小心!’但那门却开着的,里面有几支枪,几把刀,一目了然,用不着提防。相比之下,刘半农则是一个令人不觉其有‘武库’的人,但他的浅,却如一条清溪,澄澈见底,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,也不掩其大体的清。”所以鲁迅佩服独秀,却亲近半农。

姥年逾古稀时还经常提起这段往事,她说她爹“真大意”,将她嫁给了“几根葱”,但她眼睛里分明流露着沉涵的微笑。

我读大学时,学校管理较严,把活泼好动的姑娘们都闷坏了。我和好友娜娜最开心的事就是偷偷地从铁栏杆那里翻出去,栏杆外是农民们的庄稼和菜园。我们经常废弃的荒园里捡拾他们不要的小葱,然后带回宿舍给大家开胃。同学们都吃腻了食堂的饭菜,淡辣的小葱,是女孩们的小欢喜。有时候辅导员来宿舍巡查,问谁吃了葱,大家都一致对外,含笑不语。我们是一帮馋嘴小丫头,无所不敢吃一吃的“葱友”。

实习时依然和娜娜同

南宋文学家陈亮在《类次文中子引》说:“汉高帝之宽简,而人纪赖以再立;魏武之机巧,而天地为之分裂者十数世。”鲁迅在评价《三国演义》时也曾说: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,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。曹操、刘备、诸葛亮都是玩权谋的高手,心机重、套路深,其结局都不是圆满。

人心复杂了,总会殚精竭虑地思前想后平衡得失。老是猜疑着、算计着,心一刻也放松不了,那也太累了。清浅做人,不营营苟苟,不尔虞我诈,也就减少了许多纷扰和纠缠,卸掉了复杂的思想负担,自然活得豁达,过得舒心。其实,你简单了,这个世界就简单了。 文/乔兆军

租一间屋,春天的周末,最酣畅的吃法莫过于买一把小香葱、生菜,半斤千层饼,抹上黄面酱,不用怕味道熏着别人,不用怕吃相不雅,只吃到嗓子辣眼睛辣,方才解了饕餮之瘾。

后来娜娜恋爱,我劝她:“以后切莫那样吃小葱了,小心男友被你熏跑。”我们知道,吃葱吃蒜,终究不是淑女做派。熟料一年后我路过他们婚房,叩门造访,愕然发现娜娜的男友前来开门,手里正吃着一根鲜嫩的大葱!

我瞠目结舌。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:“你来得正好!”呵呵,原来,这两人同时好葱之人!看来,这葱缘还真是无处不在啊!

文/张 叶

琐碎如花

厨房的最后一只碗已经擦干,瓷亮洁白,很骄傲地站在玻璃格栅上,周围的一切都静下来。坐下,冲一杯茶,看浅绿的叶媚儿在水中慢慢翻卷,厨间看得见晾台外明灭的灯火。三月的晚风带着细细的浅温从窗缝间游进来。时光或动或静,正如王小波所说,一切归于似水流年。

我喝着茶,听着隔壁的动静。刚刚在厨房洗碗,看见女儿拿着小镜子慢慢梳头,我笑着说,“某小孩,最近可要抓紧了哦,马上就要考试了。”我不是喜欢唠叨功课的妈妈,也许正因如此,女儿扔下镜梳,蹬蹬跑回房间,“嘭”关上门,在门里喊道:“学学学!整天就是学!”

我心里很委屈,还是翘翘嘴角忍住了,干嘛跟孩子一般见识呢。可是,大人呢,跟先生说了N多回,不要带手机进卫生间,边玩游戏边上厕所,对身体有伤害。可是看见他刚刚又掐着手机去了洗手间。不想再重申了,越重申,挫败感越严重,似乎愉悦感又薄了一点,我害怕无法修复的破洞。我的个性,只适合适度空间的美感。鲜妍的绿茶透彻我的脏腑,无助感却慢慢铺陈心底,这样的时间,习惯性又会想,如果我可以回爸爸妈妈的家,或者跟爸爸妈妈聊个天,哪怕通个电话……然后心底的叹息悠长悠长,他们都不在了。这样残酷的事实常常击溃我的泪腺。

独自消化掉所有琐碎便是流年伤感里最大的孤单吧,独自,像抱剑夕阳的侠客。我又想起岁初要回家祭拜爸妈,长姐说你时间很紧张,要不等孩子高考完再回来吧。当时滴落的热泪,似乎至今氤氲在身体里,得了潮湿度。长姐是善意的,可是这种夹带个人意愿的亲情也是一种伤害。于是连着很多日子梦见爸妈,最夸张一次,看见谈笑风生的爸爸,我在梦里对自己说,我要掐自己一把试试,原来爸爸没有离开我们。然后大哭着醒来。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。常常这样夜半醒来,世界沉寂。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啊,贯穿身体的经穴脉络,久久游移。我因之脆弱,我因之坚强,无论如何,那是没有依靠,没有有力托网的小女子世界。但是,心在这种沙砾的磋磨中才知道如何柔软。

但是总该做些什么,对于你爱的人,对于身体休憩的小小世界。茶心澄澈,好好计较有爱的时光。我削了雪梨,榨了果汁,这是女儿喜欢的饮品,敲敲门,轻轻放在桌边,送上微笑,不声不响退出来。睡觉前,女儿敲开卧室的门,探进头来,她俏皮地摆摆手,做个鬼脸说,晚安!

熄了灯,我枕在先生的胸口,听着他有力的心跳。我说:“没有比你的健康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事儿了。”他拍拍我的头说:“下次听你的,上厕所绝对不看手机。”我轻轻地笑了,更紧的抱住他,心里悄悄祝福远方的亲人在月色皎洁的春夜里也这样安静的梦着。

流年的任何一种关系,走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,一个阶层,笑对琐碎。更多爱一些,头更低一些,便看得见琐碎开花,闻得见岁月清芬。 文/陈柏清

思露花语

心态如何,有时会决定人生的态度,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特别关键;心境如何,有时会影响生命的境界,所以拥有美好的心境至关重要。

一个成功者的人生轨迹大体是:开始是从别人的路上走过,而最终则是走在自己的路上。

真正的清醒,是难得糊涂;真正的觉悟,是大智若愚。见好就收,还只是明智;知足常乐,才是大智慧。

个性是生命的亮色,它在人才的成长中有时是比智慧还重要的素质。

人生有一种幸福,是能为鲜花的绽放要么做一抹阳光,要么做一缕春风,要么做一滴甘霖……

只有美好的事物,才会被看好;只有美好的心灵,才会被赞美。

心有多大,肚量就有多大;肚量多大,胸怀就有多大;胸怀多大,志气就有多大。

隔河相望彼岸的人,大多数想到的是船,而能想到桥的绝对是少数。 文/巴特儿

葱缘

小风轻轻的阳春,小葱也穿出了它最美时节的衣裙,它绿得遍身剔透,绿得柔曼清香。

这般的颜色是极诱人的,葱花油饼、小葱拌豆腐,想一想便香了鼻翼。而我的记忆中,青青的小葱,还串缀着几段颇有趣的小故事。

故乡人爱吃煎饼卷大葱,这是古来公认的事实。二姨姥给我讲,她年轻时曾跟着父兄拉着沉重的“白菜包”去批售,一百多里的路程,一天要走个来回,若是晚了,收货的大车就开走了。因为抢时间,亦因为穷,他们在路上基本不吃不喝。但是有一天,二姨姥走到半路突然心慌头晕,人软软的要倒下去。她爹一看就知道是饿了——

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“低血糖”。身边没带水米,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是不远处的田埂上支棱着几棵小葱,平时在家,即使没菜,一张拉嗓子的玉米煎饼卷根葱便吃得心满意足。但就在这时,他们发现有个小伙子早已提前拔掉了那几棵葱,剥去皮,用手掙了掙上面的浮土就要往嘴里送,又饿又累,饥不择食呀。二姨姥的爹赶忙上前抓住了小伙子的手腕,指了指脸色苍白的二姨姥,小伙子呵呵一笑,爽快地把葱递了过去。接下来的一个月,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途中遇见,有时擦肩而过,有时聊上几句。二姨姥的爹见小伙子人高马大,又不挑吃喝,擅自做媒将二姨姥许给了他。二姨